

瓦匠与火炕

□王贵宏

过去在山里住，家家有火炕、火炉和火墙，不然抵御不了冬季的严寒。烧火炉和火炕的前提是必须好烧，否则则风冒烟，一家人就得受烟熏火燎的罪。解决好烧的问题主要依靠瓦匠，会这种技艺的人就像兽医给家畜治病，技艺好，便能手到病除。

山村的瓦匠秋天最忙，这是扒炕搭火墙修炉子的季节。和好黏黄泥备好砖，准备一桌好饭菜，再赶上个星期天，然后去请瓦匠。我们村的瓦匠有几个，技术最好的姓吕，因为下巴大，所以人送外号吕下巴。老吕这个瓦匠名副其实，盖房子砌砖一个顶俩。他垒墙无须吊线，垒得又直又平、有棱有角，让人一看就满意。搭火炕火炉更不在话下，抽力大好烧。吕瓦匠五十多岁，是

闯关东过来的关里人，他的技术是从多年实践中摸索出来的。吕瓦匠心地善良，人缘好，谁求都不拒绝，即使家里的活再多再忙，也是有求必应。

瓦匠活又累又脏，一天的活干完，浑身上下除了泥就是灰，没一块干净的地方。扒炕的时候，要先将土质的炕面扒开，取出大块的炕面坯或者炕面砖，然后再进行烟道的清理。积攒了一年的烟灰，满满地充斥在烟道中间，要轻轻地把它取出来，再送出去。这些烟尘特别的轻盈，稍微有一点风吹，就会飞扬起来。暮秋村子里，房前屋后经常可以看到一堆堆这样的烟道垃圾。

清理完烟道之后，要进行炕面的复原。炕面用泥抹好了，接着在炕洞里要用大火燃烧来烘干

炕面，当天晚上是不能入住的。炕面一般要抹两遍，头一遍干透了才能抹第二遍。晚上也不能断火，一家人或寄宿邻家或打地铺，将就一个晚上。门窗也不能关闭，让室内的潮气散发出去。

扒炕或搭火墙讲究烟道通畅。烟道，乃烟气的行走通道，入口，是灶坑，出口，在房顶烟囱上。烟道通畅合理，烟道就会大口大口地吞吃着呼呼的烟气，消化着烟气腾腾的热量。扒完炕，炕面上要换上新炕席。那时家家有火炕，火炕是家的脸面，到啥时候，炕沿都要光亮，炕席都要干净。炕上的笤帚，被没遍儿地使着，炕上没啥时也要划拉划拉。年深月久，笤帚就被划拉得只剩个光秃秃的笤帚疙瘩了。

村里也有不求人的，自以为那种活不算啥，没什么技术含量，便自己动手。可往往是上完炕面点着火，灶坑门却呼呼地倒着蹿火冒烟，满堂屋的浓烟熏得人睁不开眼，末了还得去找吕瓦匠。

炕是山里人真正的家。炕热乎，家才让人感到温暖。我们家的土炕，是我弟弟们的摇篮，也是玩场。有这么一铺热热的土炕，我们回家就总有那个扑头儿，就像家里有母亲这个扑头儿一

样。平时家里来人来客，母亲总是亲热地招呼串门的人进屋、上炕，尤其是对一些长辈，母亲的嘴里更是不住地说着“上炕里”，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欢迎，是待人的最高、最亲近的礼节。

瓦匠搭的火炕，每天都烧得热乎乎的，它拉近了山里人淳厚的感情，也给一家人带来了持久的温暖。冬日的晚上，母亲铺完被褥后，就把手伸进褥子下，一个一个地摸，一个一个地检查着炕热不热，把一双双潮湿的鞋垫放在炕头的褥子下，那种细心的关怀，深深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。

岁月流逝，居住条件的演变，使我们远离了火炕，当年扒炕抹墙之类的情景，也留在我们的记忆里。



我们这疙瘩

有君为师

□高俊香

那年冬天的最后一场雪，把我阻在了长春市工农大路的公交站台。

我正忘情于雪花的清美，一位很丰满的女士突然闯入我的世界。她一到便唠叨不休，说孙教练太不通人情，她带着礼物来感谢他居然被撵出来了。我朝她身后望去，只见一溜整齐的房子和一座小二楼，漫卷的雪花里隐约可见楼顶几个大红字“某某驾校”，雪影中婆婆的点点红，好似伴着雪花盛开的梅。

我这儿好奇，还信缘，久欲学车，不知选哪家好，既然相遇驾校，那就随缘吧！也好趁机见识一下这位“大神”教练。

报名、背题，“科一”通过。“科二”实操，巧不巧，偏偏分在那位“大神”名下。

初见孙教练，中等个，微胖，眉眼浅笑，走路慢悠悠的小步伐，甚觉幽默豁达，只是未见三头六臂。

初坐驾驶员宝座，那时正是料峭初春，我却紧张得满头是汗。车内干净整洁，副驾驶前杂物箱宽敞的平面处，画着规格的微缩库角和弯道。

第一课他讲解方向盘的方法与姿势和认识档位，要求握方向盘的手要稳，打方向盘时要快、到位，踩离合的要稳。

开车。调座椅、系安全带、调反光镜、放手刹、踩离合、打火、挂一档、轻抬离合，在他流畅的指挥下我笨拙地做着这一系列动作，车慢悠悠地启动了，一米、两米、十米……

我会开车啦！内心狂喜、欢呼，他似乎听到了我心里的呼喊，笑着说：“开车简单吧！”我深深地点点头。他说：“还紧张吗？”我笑着摇摇头。

中年学车，不比年轻人，笨手笨脚。左右、侧方倒库、直角、S弯，这四项是科二自动挡练车目。正式练车开始，虽不紧张还是手忙脚乱，错漏百出，急躁、烦躁，快要暴躁，他让我靠边停车，平复一下心情。我尴尬地坐在那里手足无措。

继续，屡错屡试，屡试屡错。几周过后，同批学员早就去练科目三了，我还没达到考试水平，每节课我都是汗透衣背，他也是汗流额头。他的耐心与细心终于战胜我的灰心，给我满满的信心。

终于去考场了，兴冲冲，急切切，人在公交上，心早飞到考场，任车窗外交软的新柳摆摆，娇媚的百花婀娜。

终于轮到我上场，他千叮万嘱，像一只大鸟不放心刚试飞的雏鸟。意志坚定、眼神坚定，雄赳赳、气昂昂，此刻，我想证明：“我也很棒！”

是我太急于求成，太过自信，太想表现自己，两次出阵均没跃马扬鞭便栽在阵脚。有人窃窃私语：咋没进去库呢！

灰溜溜走出考场。别人离场在教练跟前报喜，我则呆呆地站在教练跟前无言以对。我想说句“对不起”，结果我什么都没说出来。

看着我的样子他先笑了，安慰我，让我别上火，再练再考。出于自责我决定自己缴补考费，他知道后严厉拒绝，说学员没考好就是他的责任。再说是驾校规定，不能破。

二次练车开始。暑天烈日火焰，才上午8点多已个汗流浹背，四窗大开，人手一把小扇紧摇，依旧难驱暑热。

孙教练打开了空调，凉爽渐渐，车里的几个人舒服得伸胳膊摆腿儿，神清气爽，再看车窗外其他的车辆和人，依旧在这暑热里蒸着。车上的人觉得不好意思，就说都很凉快了，关了空调吧太费油！教练笑着回头：“费就费吧，好好练车就行了！”

孙教练对学员友爱宽容，对教学则认真严谨。一女生几次练车都心不在焉，有时甚至左右难辨，孙教练严厉地批评她，弄得她哭鼻子。他又心疼赶忙劝：“你这孩子，哭啥呀，我说你，你跟我对着干呗！那回有个丫头也不用心，我也这样说她，她就不哭，跟我对着干，让我别说话，再说话把我撵下去！”女孩破涕为笑。

教练、教师一字之差，似相同也不同。上学时学生对老师的话，言听计从，敬畏与敬重，大人都说，你们老师说话比你家人说话都好使！

教练则不同，有学员认为自己的能力在教练之上百倍，来你这学习只为那个“证”，迫于这种“刚需”，他只能痛苦忍受教练“唠叨”。其实，教练不光教授学员掌握熟练的驾车技术，更教学员如何规避行驶中的风险。

几位教练闲聊，讲起一个考场发生的关于孙教练的小故事，让我感受颇深。一次考试，他的一名女学员，由于身体不适，加上考场紧张又遇雨，考试前突然晕厥。当时孙教练在场外休息，看有一帮人围在一起，有一个男孩奔跑着从他身边经过，又拿着一瓶水跑回。他拦下问缘由，男孩说有个女孩晕倒，他当时心里一惊，心说：“能不能是我那丫头呀！”想到这里他几步冲进人群，果真是他的学员，一番救治，学员安然无恙。这个事很平常，但他的那句“能不能是我那丫头呀”这句话，让我至今感动。

学员的妈妈夸孙教练对学员认真负责。孙教练则说，这样做也是对自己负责，作为一个男人，这一天从家里出来了，你得想法把钱挣回去，养活老婆孩子，你都当爹了，就算不能孝敬爹妈，也不能再伸手跟爹妈要钱了，再那样就不好了！

君为师，技之高，德为重也！有君为师，徒之幸也，徒之幸，心之坦也。

忆中秋

□张红秋



当秋意渐深，小巷的摊位上摆满各式月饼时，中秋节悄然而至。“月到中秋分外明”，望着窗外高悬的圆月，思绪情不自禁地回到小时候，忆起那些与中秋有关的过往。

我是中秋节这天出生的，因此我偏爱秋季，尤其是中秋节。早在我哥出生前父亲就已取好“秋”的名字，没想到第一个降临我家的是个男孩，父亲便把这个名字留给了我。“春华秋实”“硕果累累”，想必这是父母对我的期望。

每过中秋节，我家都很隆重地庆祝一番。母亲会把菜园里的时令蔬菜加工成美味佳肴——白菜馅饺子、萝卜馅包子、蒜泥茄子、土豆炖豆角……还有荷包蛋面条。那是让我一直念念不忘家的味道，饱含亲情的味道。这一天清晨我醒来时，还会发现母亲送给我的生日礼物，一双新做的布鞋，或一个用花布缝成的沙包，或一个漂亮的发卡……令我兴奋不已。有一年，母亲送我的礼物是一本作文书，那是父母每日挑着菜籽去集市上走村串户、卖钱换来的书。我深知书的分量，在我心里沉甸甸的。母亲说：“你用心读书，我再辛苦也值得。”

儿时的中秋节充满欢乐，更寄托着一份希望……

三春不如一秋忙。父亲上班，我和哥上学，家里繁重的农活都集中到假期去做。菜园里的蔬菜秧要拔掉，平整后搭建玉米楼子；秋菜要收起来，留做冬储菜；田里的高粱要拉回来，晾晒在老屋旁边……在我9岁那年秋天，一家人起大早去离家3公里的田地里收玉米。没想到临近中午，天空下起绵绵秋雨，饥肠辘辘的我们只好振作精神抢收玉米。帮我家拉玉米的农把式把车赶得又急又快，我们紧跟着装车。我抱起好几个玉米棒子，用尽全力搬到向前移动的车厢里，看我累得筋疲力尽，父亲说：“收完回家买月饼吃。”

当天晚饭后，我是在饺子的香味中被叫醒的，饭菜已经摆好，蜡烛的光影投到饭桌上，晕出暖暖的光。旁边的盘子里，摆着一块圆圆的烤熟的月饼。父亲愧疚地说：“去晚了，只剩这一块月饼了。”

那块微黑发硬的月饼，被我和哥强塞到父母嘴里两小块，剩下的由我和哥津津有味地吃掉了。我并没有因为只吃到一点儿而感到遗憾，相反，那唇齿留香的味道，那分吃一块月饼带来的其乐融融的场景，温暖了我的记忆。

每逢佳节倍思亲。当我和哥在外求学、工作时，

每到中秋节，我都无比期盼回家团聚。家是巨大的能量场，父母是我们人生的导师，把生活的酸甜苦辣和父母倾诉，再听听父母的教导，心里便踏实明朗起来。父亲说：“诚信、善良是做人之本，你们以前做得好，以后更要做好。”

出嫁之后的我，每逢中秋节就会奔波在回家的路上。沐浴着朝阳，一家三口从县城出发，一路前行去母亲家过节。丰收已普及了机械化，大片田野的玉米，仅半天工夫就被收到家里。上午在母亲家，晚上去婆婆家。吃完午饭，母亲说：“早点儿走，多陪陪你婆婆。把你那生日蛋糕带去一块儿，到那多分担家务……”

就在斗转星移间，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如父母所愿，越走越平坦。然而父母却都老了，婆婆为小孙女买的月饼和裙子常忘记拿出来，母亲常给饺子馅里加了双倍的盐。尤其是父亲和公公相继离世后，母亲和婆婆的精力愈发不济，在陪伴她们的同时，也生发出许多酸楚……

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遥望夜空，看树影扶疏，听秋虫浅唱，此时的中秋节，是怀念，是感恩，一份祝福的情愫静静蔓延……

大地往事

不绝的话，让人“叹为观止”，涕泪交零。

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且看，当年声名显赫的家族牌匾，曾被当成炕桌，今复又在博物馆焕发新机；那一架架布满岁月斑驳的老式钢琴，曾被哪些纤细玉手弹奏过？还有遍布时代印痕的镜子，映照着谁的青春、谁的成长？

我曾在一床蓝底白花的蜡染被面前驻足许久，童年的记忆扑面而来。我姥姥家也有这样一床被子。小时候不喜欢它略显粗糙和质朴的外貌，反倒向往那些华而不实的机织布料，长大后才明白手织布的好，也终于读懂了姥姥亲自织布、蜡染，一针一线缝制时的脉脉深情。正如成长了无痕迹，它也和亲人一样遗失在时光深处。而此刻，我和那床似曾相识的被面相互凝望，我看见了它的叹息，它瞧见了我的乡愁。

树高千尺不忘根，水流万里总思源。乡愁或许就是不论走到哪里，看见熟悉的山，熟悉的水，熟悉的乡音，熟悉的老物件，熟悉的玉米香，心底弥漫起的那一缕思绪，让你眼眶发红，鼻头发酸。

守住这方黑土地里的“根脉”，就是守住我们自己的精神根脉啊，我想。

行者笔记

画，我常常兴奋得晚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看，睡觉时放在枕头下面，天刚蒙蒙亮就趴在被窝里，接着看，看了又看。

小学一年级时，一个姓高的同学买了很多本连环画。他家后院有一片果园，我们就坐在果树下，津津有味地看着连环画。蜜蜂和蝴蝶在花间飞来飞去，斑驳的阳光，透过果树的空隙，洒在我们的身上，这情景至今我仍记忆犹新。

一天傍晚时分，我坐在窗台上看连环画，吃晚饭时，母亲连喊我三声竟没有听见。还有一次母亲做晚饭时让我烧火，她往锅里贴玉米面大饼子。我坐在灶膛口旁往里添了七把柴火，还接着看连环画，入神了就忘了添柴火。由于锅不热，母亲往锅上贴的大饼子就出溜到了汤里，我挨了母亲的骂，赶紧将小人书揣在兜里，把火烧旺。

连环画除了内容丰富有趣性，还起到了寓教于乐、知识启蒙的作用，满足了孩子们的求知欲和好奇心。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《平原枪声》《南征北战》《鸡毛信》《西游记》《水浒传》《岳飞》……这些连环画教会了当时还稚嫩的我分辨最初的是非美丑和忠奸善恶。

我自幼喜欢文学，这和小时候酷爱看连环画有着很大关系。一本连环画就有一个故事，一个故事就使我们受到了一次教育，就教给我们一个做人的道理。直到现在，我仍然感激连环画给我最初的教诲。

黑土掘金

黑土地上的乡愁

□钟斯



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。当我们站在“梨树县国家百万亩绿色食品原料(玉米)标准化生产基地核心区示范园”前，自豪感和幸福感油然而生。这是一片深情的土地，作为曾经的风起之地、皇后故里，如今科研人员把论文实实在在地写在了这片深沉富饶的黑土地上。抬头看，朵朵祥云羞涩地贴在天幕上，下面是一畦望不见尽头的玉米田。清风拂过，玉米叶左右摇曳，泛起沙沙、沙沙的声响，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梨树的美、梨树的情。

梨树的美，不只是“藏粮于地，藏粮于技”的榆树模式，还在于它文化之花的姹紫嫣红。它是中国唯一的“二人转之乡”，更是一座有温度、有内涵、极具人情味的城市。当时光流转、科技日新月异时，梨树在与时俱进中，仍不疾不徐地葆有内里的纯真和岁月的印痕——位于梨树县蔡家镇的关东农耕博物馆便是其中的缩影之一。

这座博物馆馆藏展品全部由村民自发捐赠而成，涓涓细流，终汇成我们如今所看到的黑土文化的江河沟洫。饶有趣味的是，关东农耕博物馆内，我们

也看到了一块20世纪50年代的八角彩绢。彩绢颜色已和如今的彩绢无异，只是周身点缀的珠片稍少些。时光到底在这块小小的彩绢身上留下了飞驰而过的印记，似乎在诉说着一段艺术探索之路。

同样的诉说在这座博物馆内外比比皆是。且不说馆外重修的清代柳条编遗址，馆内各式“海淘”而来的牌坊匾、石羊、石墨，单说馆内的瓶瓶罐罐、碟碟碗碗，无不镌刻着斑驳的历史和人心人情。渐渐地，一种名为“乡愁”的情愫在我们的内心不断升腾——

黯淡了久远回忆，远去岁月几何。辽金时期的棋子、民国时代的年画、有着60年历史的接生员证、大大小小的烟袋锅、各式各样的嘎拉哈、家家户户的炕琴……从衣食住行、吃穿用度，小到针头线脑，大到砖瓦木房，人生的悲欢，人情的冷暖，平凡日子里的点滴故事，在这个小小的展馆里缓缓呈现。一屋一屋走进，面对的仿佛不是一件件生硬冰冷的老物件，而是散发着人性温暖和厚度的一幕幕鲜活故事。时光远去，岁月如歌，真是一处有一景，步步是风情。如果老物件能说话，它们一定能说出滔滔

连环画

□朱乃波

我家有两个大木箱，里面装满了我以前收集的书籍和报纸，还有五六十年连环画。这些连环画，有的保存完好，有的已经破损，缺头少尾，纸张暗淡发黄。前几年时，我将这些连环画进行了一次整理，将破损的都用图画纸包上了书皮儿，写上了书名，这可是我童年的最爱！

连环画俗称小人书，单册的居多，也有成套的。绘画表现形式有素描、影印、彩绘、水彩和摄影等，但最常见、最传统的还是线描图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只有巴掌大小的连环画风靡全国。当时几乎每个孩子，对连环画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，留下美好而深刻的印象。

在我还没上学的时候就非常喜欢看连环画，姐姐们有几本连环画，我经常翻看，凭着画面揣摩意思，判断故事情节，谁是好，谁是坏人，还时常缠着姐姐给我讲连环画里的故事。上学以后我识字了，就更加喜欢连环画了。

我当年看的那些连环画，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。一是买，连环画虽然每本只有一二角钱，但也很少买，过年时父母给点压岁钱基本上都用来买连环画了。邻居小伙伴的父亲是铁匠炉的师傅，放学后我俩经常去铁匠炉附近捡废弃的马掌和马掌钉，再把家里的牙膏皮(铝的)等能卖钱的废品都积攒起来，到收购站换点钱买连环画。二是借，向邻居、同学借看看。借书一定要讲信誉，按时归还。有的连环画扉页上就写着“好借好还，再借不难”。一般都是当天借来，第二天就要归还。三是交换，用自己的连环画和同学或村里的小朋友交换着看。那年冬季，一个同学带来了新买的连环画《小兵张嘎》，大家都抢着要看。我把兜里的爆米花都给了他，还说明天给他带一本连环画，他才同意借我看一晚上。回到家后，我饭都没吃，就如饥似渴地看了起来，第二天早晨就还给了他。那时借到一本连环



七十二行